

# 暮春花尽

## 留与谁怜

### 宫体诗中的情与怨

可叹不可思，可思不可见。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无情无意尚如此，有心有恨徒自知。

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周如风 著



# 暮春花尽

## 留与谁怜

宫体诗中的情与怨

周如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体诗中的情与怨 / 周如风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12-06472-3

I. ①宫…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275 号

## 宫体诗中的情与怨

作 者 | 周如风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岳 伟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岳 伟  
责任校对 | 岳 伟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 旭  
装帧设计 | 惊叹号设计 段文辉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196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472-3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从此萧郎是路人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这是唐崔郊的诗。自那时起，萧郎仿佛成了诗词歌赋中情郎的代名词，那样普通，又那样情丝无限。

传说，秦穆公时有位名叫萧史的翩翩少年善于吹箫，他的箫声徘徊于天地间，招引来了一只无瑕的白孔雀。于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爱上了这个少年，结为夫妻。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台，萧史每天教弄玉吹箫，那声音好似凤鸣，果然就引来了凤凰，这一对神仙佳偶便驾凤而去了。

“萧郎”是个手执箫管的才子，这反映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情愫。那言情故事中的佳人才子们，或是抱琴，或是按箫，或是仗剑，总叫人心驰神往。琼瑶的《还珠格格》里，不就有那么一个箫剑吗？无名无姓的，只拿了箫与剑这两样浪漫的东西做了称呼。

曾有人读史书，说“萧郎”原指的是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记载说，当萧衍还在南齐巴陵王身边

担任南中郎法曹行参军时，迁卫将军王俭见到他后“深相器异”，对卢江、何宪道：“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果然，萧衍在三十一岁时做了齐明帝萧鸾的中书侍郎，三十九岁建立了南梁王朝，将“萧郎”的意义从多情才子推向了壮志伟男。

然而，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就是萧衍这样的男儿，才是那最最值得天下女子去期盼、去等待的“萧郎”。不仅仅因为他成就了帝王霸业，还因为他，的确是个多情的人。

萧衍克敌贼，废昏君，开创了南梁朝，是一代帝王，是天下男儿博取功业的典范。与此同时，萧衍也是个才华横溢，通晓音律的才子。在文学史上，他同沈约、谢朓、范云等人留下了“竟陵八友”的雅号，他的诗歌中有许许多多的拟乐府诗，其源头恰是天地间最自然的爱情民歌。萧衍曾创制准音器“通”，制作十二笛以和十二律相应，每律还配上了编钟、编磬，促进了古代音乐的发展。此番功业，只怕梨园老祖唐明皇也要逊色几分。

最重要的是，与那传说中驾凤而去的萧史相比，萧衍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充满了刚毅和柔情的活生生的人，一代才子与帝王。非但萧衍如此，就连他的儿子们——梁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每一个，都是文史留名，都当得人们唤一声“萧郎”。

我时常觉得，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尴尬的大时代。历史的短暂与混乱，让当时的人们活得那样惶恐，让后世的人们有些畏惧。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里说，自南梁时代至唐太宗驾崩的漫长岁月里，文史上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个诗歌“为人所诟病的时期”。然而，这不是那个时代的罪过，那个时代犯下的“一桩积极的罪”，那个时代最大的污点就是因为有了宫体诗。



可是，连闻一多都无法明白，为什么北朝的热血与力量也没能拯救“衰老贫血”的南朝宫体诗，“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这种屈服到隋炀帝那里也就罢了，竟然连唐太宗都痴迷不已！

魏徵说宫体诗是“亡国之音”，李白说宫体诗的风格是“绮丽不足珍”。然而，若没有宫体诗的探索，我们哪能见到大唐的盛世诗歌？“在诗国灿烂的星空里，一千年前出现的宫体诗曾像哈雷彗星一样受人诅咒并已在夜空中陨殁。然而，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们却认可看清它拖着长长的尾巴。”<sup>①</sup>

中国的文学似乎一直挣扎于理智与情感之中，想要那最真的性情，又害怕伤了伦理道德。《诗经》何其浪漫多情，偏偏要说它是“后妃之德”，这不也是一种虚伪吗？与其用虚伪的目光去恶意评判宫体诗的艳丽绮靡，不如承认宫体诗中的“性灵摇荡”就是一种赤裸裸坦荡荡的真情，“遭人诟病的宫体诗就是这样一种致力于创造美的文学”。<sup>②</sup>

南朝，那是一个对文学审美有着自觉追求的美好时代。在摆脱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束缚后，诗人们写成的那些绮靡轻艳的诗歌，恰恰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最自然的欲望的寻觅。而这寻觅之路，竟然是由南梁朝的统治者们所开启的。比起那些冠冕堂皇的帝王圣人们，萧家的四位男儿至少是敢于面对自己真实的欲望与感情的！那些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爱情故事，原来，早已写在他们的诗中。

上有秦汉的壮丽，下有大唐的华美，南朝烟雨正朦胧。这烟雨就好像是南朝的纱幕，使之总难被人看清。

---

① 引自曹旭《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

② 引自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

可这纱幕一旦揭开了，便会发现那迷离之下，只是坦荡的真情，或艳丽悲戚，或清爽豪情，各个不一。只可惜，时代悠悠，相去千年，纵然此刻我们翻开书卷，品读罢这一首首多情的诗，也只能在最后时刻若有所失地叹一句：

从此萧郎是路人。



## 目 录

### 序言 从此萧郎是路人 / 001

####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王朝的悲与欢 / 001

- 一叶一相思 / 003 恐与君别久 / 007 相忆故情人 / 011  
自影月光里 / 015 南山为君老 / 019 少年花儿曲 / 023  
不见佳人心断绝 / 027 同花同心复同思 / 031 回风音是君来信 / 035  
万里征人胡不归 / 039 团扇如秋月 / 043 知我心相忆 / 047  
顾盼秋波转 / 051 恨不嫁东邻 / 055 春尽花从风 / 059  
空怀之死誓 / 063 新洲花如织 / 067

---

#### 他自诩为曹植，可是他失败了 / 071

- 梦中娇憨意 / 073 落寞是美人 / 077 下山逢故夫 / 083  
曲中为相思 / 087 无端望蝶飞 / 091 水月镜花怜 / 095  
佳丽若春光 / 099 恨怨由谁主 / 103 愿随少年从远役 / 107  
梅飘似雪再逢君 / 111 有心有恨徒自知 / 115 莲步生姿裙裾扬 / 119  
唯愿君心似我心 / 123 西风惨烈霜露寒 / 127 亡国悲音动山河 / 131







### 半壁江山，换不来那半面妆容 / 135

寒衾夜夜空 / 137 池红早花落 / 141 深作唤郎声 / 145  
优游得自然 / 149 春花犯雪开 / 153 长安侠客行 / 157  
遂作裂纨诗 / 161 秋歌送别人 / 165 荷叶染衣香 / 169  
欢兹乐未央 / 173 扶风弱香撩人动 / 177 独念春花落满园 / 181  
古道车马音尘绝 / 185 盼春容易等君难 / 189 边塞寒夜月 / 193  
井上落疏桐 / 197 安知秋与春 / 201

---

### 太子二字，毁了他，也成就了他 / 205

清名如蝉远 / 207 沉坐思故人 / 211 心使愁人欢 / 215  
雨泪忽成行 / 219 故乡日迢迢 / 223 仁化育有为 / 227  
沐雪款千门 / 231 竹林尽风流 / 235 姬人荡舟采湖莲 / 239  
六合不足振雄翻 / 243

### 后记 千年之后，我来寻你 / 246



他的一生，  
就是一个王朝的悲与欢

萧衍







## 一叶 相思

这一曲《芳树》是从古乐府上来的，古人从来喜欢睹物思情，看见那郊野上有一株葱翠的树，就按捺不住情思了。我们小时候读书，只记得老师再三教导：“《诗经》分三类，风雅颂；手法有三种，赋比兴。”其实，这赋比兴的手法何尝不是古人写诗作文的法宝？难道《芳树》只是为了写一棵树吗？不，诗人想写的，是人，是情，是诗人心里的那点悸动，“芳树”只是一个起兴，是诗人生发情感的根由。

绿树伫立在那里，满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曳生姿。叶叶苍碧，是多么美丽的颜色，婆娑不止，是多么美妙的乐音，这便是绿树的美好。然而，这美好是一枝一叶就能成就的吗？那一片随风而动的叶子，不是因为自己才美的，犹如叶落知秋，这枝叶的摇摆，恰是春天的信使，于是，伴着春风，它们的魅力终于竞相展现。

那枝叶说是同色，却在日光的晦明变化下显出不同的光泽来。树上有花，花中有蕊，一朵朵，一层层，纷纷叠叠，都堆积在了树上，宛如精心打扮的美人。于是，诗人便有了思念，这思念恰如枝叶花朵的层层叠叠，涌上心头。这思念来得这样猛烈，竟让人有些承受不住，想要止住，却又不能断绝。只能由着这思念，一

### 芳树

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  
一叶度春风，芳华自相接。  
杂色乱参差，众花纷重叠。  
重叠不可思，思此谁能惬。

阵儿甜蜜、一阵儿酸楚的，在这多情的春天体味下去。

谁能相信；这样多情的诗，出自一个开国帝王之手？谁能想象，这样的帝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旷世君主的遗憾；宋徽宗精于书画，李后主擅作词章，可惜都是亡国之君。一个男子，若能像萧衍这般开天辟地，建功立业，又能像萧衍这般柔情似水，情思绵绵，那他，该是天下纯情女儿神往的对象了吧！

每当读到“重叠不可思”这一句时，我却总是会想起东晋王献之的那首《桃叶歌》。和萧衍重重叠叠的相思相比，王献之要大方直白得多，每当他要与心爱的人分别时，便会唱着歌，热烈地呼喊对方的名字——桃叶。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明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檣。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

提起古金陵城的红粉佳人，我十分担心现今的青年人会先想到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又或是新上映的电影《柳如是》。不过这也没有什么。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固然是青腻腻的水，游船画舫上飘来的莺莺燕语的确和着脂粉香味。然而，无论是小说电影里虚构的“金陵十三钗”还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秦淮八艳”，却从骨子里透出了金陵佳丽的豪侠之气，是她们，成就了十里秦淮至今不衰的美丽。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些美丽的故事在王献之和桃叶面前，都要退让一步。不为别的，只为这一段爱情发生在十里秦淮的开端之处，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如果你有机会到古金陵城走一走，游览秦淮河时千万别忘了寻觅那一处被芳草包围着的桃叶古渡。那里，便是王献之送爱妾桃叶归省，为她吟唱挚诚爱歌的地方。



提起王献之，人们很容易想到他的父亲王羲之。尽管没有留下一篇世人皆知的《兰亭集序》，可作为一代书圣的儿子，王献之显然比他的兄弟们要勇敢得多。至少，他敢于顶着父亲的光环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书法境界。

王献之的《桃叶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佳作，只是一首言辞简单、情感明了的爱情诗，是王献之对桃叶的爱。可正是因为有了这情，才让这首诗被后人记住，并由此衍化出多少或凄美、或可爱的故事来。我小时候曾看过一部越剧电视剧《桃叶渡》，在那里，桃叶和王献之真心相爱，甘愿嫁入王家做妾，却被王献之的正妻郗道茂百般刁难陷害，最后投水而亡。那时候，我以为桃叶渡的故事就该是这样的，否则这个名叫桃叶的女子无法唤起世人的敬仰。

然而，爱情的真相却非如此。电视剧里好妒凶恶的郗道茂其实是个柔弱的女子，她与王献之本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情意相投。王献之秉承魏晋时人风流不羁的做派，钻研书画，钟情山水；郗道茂夫唱妇随，相伴左右，他们的爱情婚姻是许多人都羡慕向往的。

可是，一道圣旨摧毁了这样的幸福。皇帝要将新安公主嫁给王献之，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尽管王献之拼尽全力去抗拒，甚至用艾草烧伤了自己的双脚，成为一个常年为足疾所困扰的残疾人，也没能挽留住他心爱的妻子。郗道茂含悲忍辱地离开了，寄居于伯父郗愔的家中，终日郁郁，未几而卒。而王献之在被痛苦和悔恨折磨了十三年后，于弥留忏悔之时念叨着“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凄然结束了他四十二岁的壮年人生。

有人说，新安公主要嫁王献之是因为她钦慕王献之的才华，可我更相信史家的论证。当新安公主做皇帝的弟弟下发那道无情的圣旨的时候，这个只有十一岁的孩童如何懂得所谓的爱情与倾慕？郗道茂和王献之的悲剧，都不过是当时赫赫扬扬的王谢家族的政治谋

权的需要。

那时，因智退桓温叛变而总揽了朝政的谢安需要将自己的姻亲王家也笼进朝中。谢安的侄女，咏絮才女谢道韞嫁给了王羲之的二儿子，王献之的哥哥王凝之；郗道茂所出生的郗氏门庭已经处于没落时节；而新安公主被流放了的前夫桓济恰是桓温的儿子。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王献之和郗道茂，包括新安公主在内，都成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关于王献之的爱情，历史的真实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是否该庆幸后人并没有将这段悲情广泛流传？在王献之的心中，那个叫桃叶的小妾绝不会有郗道茂那样的地位，也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痕迹，可世人偏偏记住了这短歌中的美好爱情，反将郗道茂屈居桃叶之后。这，是否也验证了古今之人对爱情的美好希冀？总希望爱情是甜蜜的、热烈的，而不想见一点点悲伤？

在王献之离开人世一百年后，萧衍娶了一个女子。她是前宋寻阳公主的女儿，宋后废帝刘昱册封的皇后，一个因朝廷更替而陷于政治漩涡，身份尴尬却又无可奈何的女子。她的名字，叫郗徽。

郗徽在萧衍称帝前便离世了，史书上对她的记载是那样简单而公式化。她和萧衍的婚姻必然有政治因素吧？那她和萧衍有爱情吗？从萧衍的诗中可以看出，他诚然不是王献之那样单纯直率的多情男子，他的情被掩藏的很深。从没有人知道，萧衍的这份情思，是寄给谁的，而谁又如此有幸，能得到这样的情思。或许，这情思只是萧衍的自作多情，曹子建将爱恋交付了朝为行云暮为雨的洛神，而萧衍将爱恋交给了一株郊野里美丽的绿树。

是的，在郊野的绿树旁，有一君子，一袭白袍，按剑徐行。他将情思寄予天地，写成短诗，却不知，后世的读诗人为此芳心摇曳，久久不能自己。



## 恐与君别久

在我的心目中，以《有所思》为题的诗歌，没有哪一首能比得了上古的那一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稀！秋风肃肃晨风颭，东方须臾高知之。

负心薄幸是爱情故事中最让人咬牙切齿的那一种，而面对负心薄幸，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心情。这是一个痴情女子的痛苦与决绝，凄美得让人都不敢深呼吸，只怕心头破碎。她固然怨恨情郎的薄幸，将两人的定情信物一股脑儿地砸碎了、焚烧了，连一丝灰尘都不留下。她发誓再也不想念那人，从此断绝联系。然而，在最后一刻，她还是犹豫彷徨了，她狠不下这个心啊。在一个人恼恨悲苦了一夜后，她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果然还是舍不得那个人，于是就欺骗自己说，等天彻底亮了的时候，我或许就该知道怎么办了。然而，天亮了之后又如何，我们却不得而知了。

就像封建卫道士们总爱在说教文章中写女子如何轻

## 有所思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  
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



薄，如何淫荡一样，多情的诗人却喜欢积极颂扬女子的痴情与多情。她们的爱那样热烈、那样直率，缠绵婉转中依然能惊心动魄。萧衍的这一首《有所思》自然不及上古那一首惊心动魄，但也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他虽是个跨征鞍的伟丈夫，这首诗却是替女子作的，替一个，在闺中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作的。

衣服上还弥漫着爱人的味道，手中还攥着爱人留下的情书，可两情缱绻的美好，只能在梦中回味。深深的忧虑，深深的爱恋，尽在那点徘徊迷茫中，仿佛思念与不思念都是不妥的。看庭院中灼灼绽放的花朵，犹如见到那个离开的人，是所有思念的寄托，叫人如何忍心折下它。

男性诗人、词家都喜欢替女子作相思诗，这是从屈子那里传来的。然而，屈子写美人对君子的爱恋，那是因为其胸中真实存在着对君王天下的热爱，那是一个比喻。诗人们真真正正开始为女人作心情写照，恰恰是从萧衍这个时代开始的，而萧衍也的确开启了代妇作诗的潮流。

或许正是因为萧衍经历了疆场杀戮，所以才将笔下的爱情写得深沉婉转，将心中的九转回肠都化作了平平常常的字眼，淡淡的，轻轻的，似乎没有什么，却意味深长。简简单单的诗，不再有什么家国天下的寄托，只是两个相爱男女的真情，只是为了爱情。曾几何时，这样的诗被后人看作文脉的倒退，却不知，正是这样的真情表露，告诉了我们一千多年前的人，究竟是如何敢于相爱的。

在男人们建功立业的战争中，他们的女人往往会因或悲或喜的爱情而绽放出奇光异彩。西施、虞姬自然不必说了，王宝钏、李三娘也算是大有名气的。而今想来，有一位老妇人却不能不提。她，便是取材于瓦岗寨传说的京剧《对花枪》里的姜桂芝。

姜桂芝的爱情传奇有着非常俗套的开始。那一年，